

吳中金石新編

吳中金石新編

欽定四庫全書

吳中金石新編卷四

明陳睟編

橋梁

重建安里橋記

姜漸

蘇州府城之東南曰葑門其水陸之要衝有橋曰安里
自宋歷元歲久滋廢里人周君玄初時脩真於城東之
丹霞館憫其人民之艱於行也謀於里父兄撤而新之
經始於甲午秋八月畢工於冬十一月欲求余文以為

記而遭世變故不果閱六年庚子復請記之嘗為之言曰文之有記所以志其制作之勤蓋古人經久之意也近世承平日久碑銘墓碣無處無之可謂盛矣自兵革屢興皆靡有孑遺雖古今士大夫之文傳不傳不可知未嘗不竊嘆其碑之不幸也向使玄初得余文而刻之則其存可冀乎矧欲以余不足傳之言刻之於既毀之後其不為達人之所慨者希矣辭不獲則書其言俾刻之而玄初亦以多故未遑也大明建國之元年師臨於

吳凡附城之輿梁悉為內兵所毀獨是橋賴今大丞相
信國公駐師其前無敢廢壞及克城之日師由是而進
橋有力焉玄初竊自慶其功之不泯也復來請曰吾始
為是役將以濟夫病涉者而已又豈知造物者俾吾新
之留以濟夫王師也不然何故者皆毀而新者獨全乎
是宜重為之記以夸示於無窮也噫余之言其果可傳
者歟然自甲午至於今蓋十有六年一求予文而不果
一為記之而不暇刻凡再罹於兵而橋幸不毀終濟王

師以成大功則余之言果可待而傳者矣是不可以不記故不辭而具載之使來者有所考焉

重建寶帶橋記

陳循

蘇州府城之東南古運河有橋曰寶帶按河自漢武帝開以通閩越貢賦首尾亘震澤東壩百餘里風濤衝激不利舟楫唐刺史王仲舒始作巨隄障之以為挽舟之路實今為郡之要道也然河之支流斷堤而入吳淞江以達於海者隄不可遏橋所為建也仲舒鬻所束寶帶

以助工費故因以名宋元以來修葺不繼遂致傾圯無
遺有司架木以濟行旅每有覆溺之患正統七年廬陵
周公恂如以工部右侍郎巡撫茲地覩之興慨乃與知
府朱勝謀曰是役工費浩繁不可輒為乃戒有司豫備
工材之用又四年為十一年公率知府及長洲知縣張
旻吳縣知縣葉錫往計度之所積咸具而俾耆民李禧
等董其工橋長千三百二十尺洞其下凡五十有三而
高其中之二以通巨艦其用材計石二千六百大木四

萬二千五百株灰二十四萬三千六百斤鐵一萬四百斤米二千六百石橋既成咸贊頌曰此周公與朱侯經畫之得宜縣大夫奉命程督之有方其惠甚大不可無記會錫以考績至京師來求為文夫為政之道在於惠民惠民之事苟有所當為雖聖賢亦未嘗嫌於勞而不為孔子言政之美而曰惠而不費勞而不怨孟子之謂王政亦曰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興梁成而民不病於涉蓋謂事之關於王政雖費且勞亦不為過而況於

不勞者乎況於惠而不費者乎諸公之為惠於是邦而
能免聖賢之所不嫌其超出於衆人之從政也遠矣予
故嘉之而為記

重建越城橋記

張習

吳邑西南橫山之下衍石湖之水而東注者曰越來溪
溪之上湖之滢有石橋名越來溪橋又謂之越城橋蓋
今之新郭即春秋時句踐築城以伐吳之地城堞髣髴
具存而橋與之尤近故名橋之創未可據所可驗者重

建於前元之至正再修於國朝永樂之乙未風激湖波
旦夜淘啗歲久漸圯邑令文侯為令之三年政安民安
嘗號於衆曰王政之一事非杠梁之謂乎間頽而未舉
伊誰之任乎有以是橋白者侯即首捐俸貲以率邑之
願助者聽選民之耆而良者徐衢等董其事仍諭以其
風波衝蕩之故墜矻提杙務力倍蓰堅固經始於成化
乙亥五月之朔落成於明年庚子六月有六日崇廣若
千丈視舊各加以尺計者二旁增石欄下袤石址由是

人之所履物之所載咸出焉入焉而無少窒也僉感侯之德以習為邑人授書於石庸記焉考諸成周之言曰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此有司濟人分內事也夫何政不古若司民社者視治道成梁事為泛常故民往往有病涉之歎况吳為澤國舟楫之所通行者侯穎敏好古勇於為義凡諸廢弛必舉而新之則他日為我國家謀猷之遠大豈不猶之治一邑也邪侯名貴字天爵遼陽人成化乙未進士茲

奉天章召入憲臺司風紀併繫此所以慰民去思之舉
云

重建尹山橋記

錢溥

天順六年秋七月長洲縣重建尹山橋成其冬予使交
南還縣耆老浦嗣昌迓予而請曰尹山距吳城東南十
里許有土巋然起若覆笠而枕于運河之陽舊有石梁
跨其上廢凡四十餘年有司憚其工鉅而費殷僅駕木
為梁既高且危每風雨晨夜間商旅提攜樵蘇負荷而

往返者不無奔仆跌溺之虞都憲萬安劉公巡撫東吳
叢務既飭大慰人望爰命郡守黃巖林侯曰是尹山為
民涉之病盍易木以石乎捐俸以倡之橋不踰年而底
於成長凡二十二丈三尺高四丈二尺而廣視其高三
分之一以石計四千五百五十以工計四千九百有奇
堅緻宏壯視昔有加先是減渡寶帶二橋正統初大司
空廬陵周公嘗命郡守况侯成之尹山雖同時吳城之
南獨遺之而未舉豈非有待二君子乎噫橋聿成於久

廢之餘功甚難也劉公能廓先輩之宏規林侯存心愛物將有過於前守之為者宜其同德協謀成此有不難也願為文誌之以為頌予曰事出於昔人之所難而成於今日之所易非惠而知為政乎鄭子產春秋惠人也捐所乘輿以濟人於溱洧孟子譏之蓋謂政有大於此者諸葛武侯嘗謂濟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至於治蜀而橋梁道路靡不繕理然則冬月成梁民自免於病涉矣何必市惠以徼名哉二君子可謂知為政矣蘇人歌誦

將踰於鄭輿人之頌推是德於人人當不止於治吳也
系以詩曰尹山有橋界於吳域石既云隕木貽其戚都
憲治吳大施厥德命彼郡侯俾復以石過者思焉永其
無斁

葑門塘改造二橋記

吳寬

吳城東為長洲境其南曰葑門門之東有河河上下有
塘塘之東曰梅里涇又東曰金涇舊皆有木橋以通七
區之人往來者歲久傾圯人以為患里有義士盧珪廷

王者居常曰珪遺腹子也惟吾父母早世幼鞠於伯父以長年十七即自樹立成家今幸有田廬而衣食不缺者豈珪之自能哉吾父母積德之所遺也且聞吾父母嘗有意於義舉而不及為使吾恪所積而不肯為人不惟謂我愚而亦為吾父母辱矣然吾雖常為之顧無以及於衆也惟二橋人迹必由者是宜伐石改造為經久計乃召工市材擇日興功以弘治十年二月始造梅里涇橋橋成里人僉名曰通濟明年十月再造金涇橋橋

成僉以廷玉之功不可忘也則名曰盧家橋以紀之工部郎中張君守之與盧姻家也以其事當載於文來請且曰葑門有塘其長六七里居民稠密而上塘尤盛塘以土築土既善崩迨天雨更泥濘行者不便數年前廷玉嘗甃以石其費亦不少也乞附書之予嘗觀於今之人凡積之厚者性必吝故好積者早夜汲汲惟其家是圖自門以外與衆共者不肯植一木甃一甃者皆是久之其財與身同於漸盡而已不然遭不肖子孫敗之至